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四年

第一四八三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483).....	1
向离任主席致谢.....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284).....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八十三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布瓦耶先生**(塞内加尔)。

通过议程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284)

临时议程(S/Agenda/1483)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284)。

向离任主席致谢

1. **主席**：我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要履行一个愉快的职责和权利，那就是对我的前任在六月份主持安全理事会工作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赞扬。我要代表安理会全体代表对一向谦虚有礼而又才干卓越的索拉诺·洛佩斯大使表示真诚感谢。

2. **洛佩斯先生**(巴拉圭)：主席先生，对你赞扬我上个月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所做的工作，我向你表示深切的感谢。

3. 同时，对你这位联合国最优秀、最有才华的非洲代表之一现在来就任七月份主席，我极为高兴。我确信，你将以你所特有的那种机智、外交才能和献身精神来领导我们的讨论。

4. **主席**：安理会昨天下午举行第一四八二次会议，决定同意约旦、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和摩洛哥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辩论，但无表决权。此后，又收到了伊拉克〔S/9297〕和印度尼西亚〔S/9298〕代表要参加会议的请求书。按照安理会惯例，我提议也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5. 鉴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按照类似情况下的常规，请约旦和以色列的代表在议席就座，其他代表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席位就座，如其中有代表要发言，再请他来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M. H. 法拉先生*(约旦)和 *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M. A.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J. 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G. J.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A. T.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A. 拉乌夫先生*(伊拉克)和 *H. R. 阿卜杜勒加尼先生*(印度尼西亚)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席位就座。

6.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在请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要请安理会代表注意秘书长按照安理会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通过的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所提交的一九

六九年六月三十日的报告〔S/9149/Add.1〕。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请他到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发言。

7.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请让我向你和安理会代表为了允许我参加安理会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讨论表示感谢。安全理事会当前必须处理一项违抗和全然无视联合国意愿及其宪章所尊奉的原则的严重行为。由于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坚持它的非法行径,吞并和系统地消灭属于阿拉伯的一切,它已再次证实了它真正的扩张主义意图。

8. 安理会当前的问题是约旦关于以色列悍然拒绝承担宪章义务并拒不执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有关耶路撒冷问题的决议的控诉。安理会要处理的问题,决不是象特科阿先生为了转移安理会的注意力而按他一贯作风论争的那样,来讨论许可证或商务企业登记的问题。特科阿先生力图贬低约旦这一控诉所具有的无可辩驳的合法性;可是他空洞的论点是不可能迷惑任何人的,因为安理会已经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作出判断,并使以色列的专横行径归于无效。

9. 必须指出,以色列之出现于安理会,不是来说教,或者来获得一个传播更多谎言的讲坛。以色列来到安理会桌旁,只有一个理由:来为它迟不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耶路撒冷问题决议这种不能容许的行为承担责任。我们就是根据上述这些事实来参加安理会的讨论的。

10. 多少世纪以来,耶路撒冷是一个处在和平圣地和文化遗产之中的和平城市的活象征。在许多世纪中,耶路撒冷是宗教自由的庇护所,是安全和宁静的避风港。直到犹太复国主义者把他们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歧视这些外来做法注入之前,耶路撒冷就是那样的一个情况。现在耶路撒冷却变成了一个紧张的、对阿拉伯居民进行迫害的城市。以色列人正在试图把它变成一个任何阿拉伯人都住不下去的城市。对那些没有被赶走、被放逐、被监禁或者被掠夺的人,占领者经常施加无情的压力使他们屈服。以色列人在阿拉伯领土上每天采取吞并、毁坏房屋和经济设施、驱逐出境等手段,无非为了达到一个目的——用一切方法巩固以色列的占领。被占领领土上的阿拉伯居民正在忍受

着苦难、各种形式的暴行、任意监禁和集体放逐。即使是去年曾有机会在安理会〔第一四二一次会议〕提出呼吁的耶路撒冷市长鲁希·哈提卜先生,也没有幸免。

11. 以色列的阴谋是积极推行一个两面政策: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敲诈勒索,掠夺财产,同时又企图为以色列这种穷凶极恶的非法行为涂脂抹粉,使之面目全非地出现在世界社会之前。形式可以改变,但问题的症结并没有变。我们听到以色列的发言人乞灵于旅游、行政、文明、民事等等各种不相干的因素,厚颜无耻地来为以色列的行径辩护。而事实是,过去两年来,以色列所追求的,就是更多的领土。至于以色列代表昨天给与与会者就今日阿拉伯的耶路撒冷作一番导游时给安理会〔第一四八二次会议〕所描绘的一幅“光明”图景,我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们谁都明白他所处的窘境,然而,当事实戳穿了他的弄虚作假的时候,他还毫不害臊地谈论这个问题,这的确需要很厚的脸皮。当前,在行政措施外衣下,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只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篡夺策略的一个明显例子。

12. 法拉大使已向安理会清楚地介绍了当前耶路撒冷的真相。我不需要重复那些导致约旦向安理会提出正当控诉的以色列多种多样的非法行径。同样地,我也不必强调,一些新制定的以色列法律的条款以及一九五〇年在外国财产法,决不能象以色列代表昨天说的那样,简单地当作一些行政手续而轻易地不予考虑。这一切法拉大使昨天已经作了充分陈述,并且提供了证件。因此,我将限于指出以色列所犯严重罪行的若干法律和政治涵义。

13. 在这方面,让我援引纽伦堡法庭宪章所认可的国际法原则。这些原则经一九四六年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第九五(一)号〕予以重申,后来联合国其他机构又给予发挥。纽伦堡法庭宪章第六条分段(b)说,战争罪行包括“掠夺公共和私人财产,滥肆毁坏城镇乡村,……”。同一条分段(c)列举“对非战斗居民进行谋害、灭绝、奴役、放逐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或由于政治、种族、宗教原因而施以迫害”¹等,为反人道罪行。

¹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八十二卷(一九五一),第288页。

14. 在这个时候,回顾一下联合国会员国对以色列行径作出的愤怒反应是适宜的。委内瑞拉代表佩雷斯·格雷罗先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的大会上表明了他的国家的观点,说了下面这些足以代表人类良知的話:

“以色列政府在企图吞并三大世界宗教都奉为神圣的那个城市的一部分地方之后,竟然进而拒绝执行大会决议,这是不能容忍的。这一吞并行为或任何凭借武力进行的吞并都是完全无理可说的。把旧城居民现在享受着以色列的社会服务作为理由,来为这非法行为开脱,更是蛮横无理。”²

此外,埃塞俄比亚代表马康南先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的大会上发言说:

“我也要明确无误地阐明,我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征服的权利,也决不能承认任何任意作出的国际领土或边界的调整。关于这点,我要在此时此地申明:以色列政府对耶路撒冷旧城所采取的步骤,我国政府不能接受。”³

15. 我本来还可以继续引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记录中绝大多数代表所作的大量类似发言。国际社会在耶路撒冷及其地位问题上的意愿已经在大会的两次决议〔第二二五三(ES-V)号〕、〔第二二五四(ES-V)号〕和安全理事会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中表明了。这三项决议有一个共同点。如前所述,它们都否定以色列的行径,重申用战争来取得领土是不许可的,促请以色列取消并立即停止更改圣城地位的措施。那些决议实际上是一致通过的。因此,要接受以色列为了拖延执行这一崇高组织的决定而提出的任何绕圈子的诡辩,那是不可设想的。以色列毫不含糊的义务就是执行联合国权力机构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决定。

16. 安理会代表可以回顾到,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背信弃义地发动进攻之后,把它的法律和

行政条例(第十一号修正案)颁布为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律。这个法律已被大会宣布无效。此外,大会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的第二二五三(ES-V)号决议〕还要求以色列取消已经采取的一切措施,并立即停止采取任何会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行动。十天以后,由于以色列蛮横抗拒,大会又通过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这一决议特别对以色列拒不执行前次决议表示遗憾,并向以色列逐字逐句地重申了前次的要求。以色列对这两次实际上一致通过的决议持否定态度。以色列外交部长在大会宣称,对表达国际社会共同意愿的这些决议,他将不予尊重,不予遵守,不予执行,而且真是滑稽透顶,他竟是说到做到。一九六八年,由于以色列坚持吞并方针,问题被提到了安全理事会。阿拉伯耶路撒冷市长鲁希·哈提卜先生在安理会〔第一四二一次会议〕就以以色列非法行为提供了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五月二十一日,安理会通过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重申了大会上上述决议。

17. 因此,联合国显然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以色列为吞并耶路撒冷或改变其地位所提出的任何站不住脚的论据。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始终一贯地抵制以色列吞并他们圣城的一切企图。他们通过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代表埃内斯托·塔尔曼先生清清楚楚地向联合国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秘书长根据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向大会提出报告,说明耶路撒冷居民:

“……反对在行政方面并到以色列的国家制度中去。他们认为这种做法违反国际法公认的规定,即禁止占领国在被占领领土上改变其法律和行政结构,与此同时,要求对私有财产和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予以尊重。

“一再强调指出,没有让东耶路撒冷居民有机会来说明他们自己是否愿意住在以色列国家体系之中。”⁴

18.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得力的委员会正在讨论

²大会正式记录,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全体大会,第一五五三次会议,第97段。

³大会正式记录,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全体大会,第一五四七次会议,第39段。

⁴A/6793。此文件印刷本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月、九月份补编,文件S/8146,第131和132段。

怎样来纪念“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见大会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发表十周年。可惜由于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继续实行种族隔离，葡萄牙继续在非洲实行殖民主义，联合国的工作记录仍然带着污损。我们坚信，安全理事会不会容忍在中东出现另一个殖民地局势，从而玷污这一宣言的十周年纪念。

19. 耶路撒冷的地位必须在若干基本的法律规范的范围内来加以决定。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六月用武力占领了耶路撒冷。因此，必须应用一九四九年的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争时期保护平民的条款。以色列是这个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公约第五十三条规定：

“禁止占领国毁坏任何属于私人——不论是个人或集体——或国家，或其他公务当局，或社会或合作团体所有的动产或不动产。”⁵

尽管上述条款给以色列规定了明确的义务，可是，以色列仍旧顽固地漠然无视联合国决议，继续毁坏阿拉伯家园，处理阿拉伯财产。这里引述一下同一公约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也是恰当的：

“占领国不得在被占领领土上更动其官员和法官的地位，或者在他们出于良心的原因而不履行职务时，进行任何方式的制裁，或采取任何措施强迫或歧视他们。”⁵

20. 其实用不着我累赘地提醒安理会代表，以色列在过去两年中始终违犯上述公约所严厉禁止的全部项目。所有这种严重违犯事项都曾及时向安全理事会作了报告。世界报纸对这些违法事件也作了充分报道。耶路撒冷和其他阿拉伯被占领领土上的阿拉伯人民，在以色列压迫者手下所遭受的残忍和非人待遇，带着讽刺意味地令人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分子在欧洲占领区所犯下的暴行。纳粹压迫者垮台之后很久，大家都还谴责那些罪行，以痛恨的心情记得那些罪行。学了这些可恶的迫害勾当，并且付诸行动的以色列压迫者，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他们的罪行，也将久久地被强烈谴责，被痛恨难忘。

⁵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七十五卷（一九五〇），第九七三期。

21. 以色列代表拚命企图把安理会的注意力从议程项目上转移开，去谈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公开进行的什么战争和侵略行为。以色列代表的这种欺骗性言论又一次暴露了一个还占领着别人领土的侵略者是怎样企图把世界舆论引入歧途的。在这方面，进一步说明一下中东局势的现状可能是有益的。我不想占用安理会很多时间，但请让我简单地指出下列事实：第一，我们已经一再声明，我们接受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致通过的、要求实现和平解决的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第二，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愿意立即执行该决议的全部条款。第三，以色列已经拒绝接受或执行该决议，它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压制行为和扩张主义意图清楚表明它完全漠视安理会的决定。第四，我们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冈纳·雅林先生充分合作，以积极态度答复了他的调查表，而以色列，在它一方，却根本谈不到有什么积极的合作，至少可以说，它的态度完全是消极的。第五，我们并不反对安全理事会四个常任理事国进行磋商，希望他们在贯彻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方面的协助将导致在中东实现公正和平。

22. 在另一方面，众所周知，以色列却拒绝一切可能有助于贯彻执行该决议的办法。过去两年，安全理事会的注意力集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我们一再叙述我们那部分世界局势日益恶化的严重性。我们曾指出，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个凶兆。我们一再向这个重要组织表达了阿拉伯人民收复失地的合法权利和决心。迄今为止，安理会是停留在通过一些被以色列置之不理的谴责和指令的决议的阶段上。时至今日，安理会应当进入到采取措施和行动来强制执行它的决议的阶段了。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约旦代表法拉先生在安理会上次会议上发言时所建议的措施。

23.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珍视耶路撒冷，一如我们珍视我国的任何一个城市。这些亲切和珍爱的共同感情把每一个阿拉伯人同那座圣城连接起来。为了基于正义的和平，让本安理会明确坚定地声明，它反对霸占，反对以色列的一切有关措施。只有采取这样坚定的立场，安理会才能履行它的职责，并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不管冲突会持续多么久，变得多

么残酷，这个城市的最终命运不能改变，它将仍然属于阿拉伯。

24. **主席**：在请下一位发言之前，我要告知安理会，我刚才收到黎巴嫩代表表示要参加安理会讨论的请求书[S/9300]。如果没有异议，就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请他先在安理会大厅一侧就座，到他发言时，再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E. 古拉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席位就座。

25.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向离职的主席和现在继任的阁下你，表示祝贺。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曾说，大臣的职务是“一种劳累、招怨、受人监视的苦差事，而美其名曰权力”。安理会主席这一崇高职务也可以同样这么说。

26. 我祝贺巴拉圭大使那么成功地完成了他那“受人监视的苦差事”的任期，并且他是以那样明智和热忱来完成的。同时，我祝贺塞内加尔大使今天到达这样一个耗费精力的崇高地位。我没有多少安慰可以向他提供，但是可以向他报告，经过我仔细调查，好几位高级代表希望七月将是一个更多致力于双边的而不是国际的外交活动的月份。请让我以最大的敬意再补充一句，巴拉圭和塞内加尔两位大使尽管本身具有如此不同的特点，所代表的国家又如此不同，但他们两位都是联合国里最受尊重和最受敬爱的大使。

27. 我要讲得简短些，但希望说得很清楚。我能够说得简短，因为我所要做的就是重申我国政府的立场，也就是我国政府一贯采取的立场。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我国政府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立场一直是绝对明确的。我要重复一遍我国外交大臣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大会上所讲的话：

“宪章第二条规定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这里，‘领土完整’这个词同撤兵问题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在以前的发言中已讲得很多了。关于这个问题，我看不出有两种解决的途径；我

能够把我们的立场说得非常清楚。按照我的看法，根据宪章上的这些词句，战争不应该导致领土的扩张。”

我继续引用我国外交大臣刚好两年多以前在大会上说的话：

“一些报告提出，有这么一点可能是特别紧急的。这是有关耶路撒冷的问题。我促请以色列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不要采取任何同这一原则相抵触的步骤。我很郑重地对以色列政府说，倘若他们企图吞并旧城，或为其吞并制定法律，他们就等于采取一种步骤，不但将使他们在世界舆论上被孤立，并且还将使他们失去原有的支持。”⁶

我们曾经讲过并且始终投票支持这个原则：任何单方的行动不应该或不能够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我们重申这个立场。

28. 我今天的发言主要是要肯定我国政府的立场，但是，我也愿意提及我们每天从中东听到的暴行——除了加深苦难和仇恨之外不解决任何问题的暴行。

29. 我也愿意谈谈耶路撒冷在广泛协商和最后解决中的地位，然后再简短地提及本安理会理事国的义务和我们对问题走向解决的希望。

30. 遗憾的是，我们谈到耶路撒冷不能不同时谈到暴行。不管我们对耶路撒冷的未来怎样考虑，也不管我们对暴行怎么想，我不知道，我们能否一致认为，在圣城发生暴行是特别令人厌恶而又可鄙的。不仅如此，对那种屠杀和残害无辜平民的暴行，我们都应该深恶痛绝。通过这种暴行，许多老少妇孺不加区别地，不问国籍地被杀害摧残了。

31. 在日益加剧的暴行中，我当然要把炸毁房屋和驱逐无辜人民远离家园的罪行包括在内。这里，一般地也包括报复行动，特别是使用凝固汽油弹。这能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有权利既要向那些发动暴行的人，又要向那些使暴行升级的人，就是一切干着仇恨交易的人，提出这一质问。

⁶大会正式记录，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全体大会，第一五二九次会议，第15和16段。

32. 听说有些人相信暴行会促使四大国会谈。另一些人则显然相信暴行将阻碍会谈。这两者是同等错误的。给人类带来苦难的每一行动以及对无辜人民所犯的每一暴行所针对的，不是会谈或不会谈，而是针对正义，针对和平，针对让每个人享到的公正和平。这些行动是针对双方人民真正利益的。希望双方仍然有人认识到，暴行不会产生正义，和平不会来自仇恨，这能说是奢望吗？

33. 我再谈一下在更为广泛的谋求中东和平的谈判中耶路撒冷占有什么地位。对耶路撒冷的未来造成损害，就等于否定任何和平解决的希望和可能性，就等于宣布反对任何解决办法。那就会关闭和平之门，使另一场冲突成为不可避免。让我从另一面来说一下，因为我喜欢正面提出我的看法。我这样相信，由安理会规定，不该做或不能做任何会对耶路撒冷的未来造成损害的单方行动，这是必要的。为了使通往公正解决的大门敞开，为了使持久和平有望，这也是必要的。

34. 接下去我要说，当我们坚持耶路撒冷的未来的问题必须有讨论余地的时候，当我们说它必须作为保证持久和平的最终解决的一部分来讨论和决定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就是，它必须根据各方面的权利，包括有关双方以及那些把耶路撒冷视为圣城的所有教派的权利来解决。我们现在不想对如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试图作出任何最后的答案。我们现在所要说的是，在自由磋商的道路上不得设置永久性的障碍，不得树立永久性的壁垒以阻止达成最后协议，现在不得造成今后无法弥补的永久性分裂状态，现在不得建立永久性的墙壁来挡住和平的道路。

35. 现在让我谈谈另外有关安理会的职能和任务的事。有人说，中东问题只能由直接有关国家的人民来解决，我们其余这些人就别多管闲事。中东国家极为关切这点，大概没有人会持异议。他们所承担的一切，他们的痛苦和他们的牺牲以及他们对和平的需要，这些是无容置疑的。他们需要和平相处，这是首要的，而且是至为迫切的。我也不怀疑他们需要为他们的前途进行谈判，不怀恶意地也不受胁迫地进行谈判。然而，说世界的其余部分在中东和平问题上没有合法的利害关系，这是离奇的。每一个有代表在这

里的国家都有合法的利害关系。即使我们对和平没有合法的利害关系，我们一定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对另一次战争就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了。

36. 尤其是，安理会对持久和平是有合法利害关系的。不这么说就等于否定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义务整个概念。我的国家继续为寻求持久、公正和平而工作的权利是肯定不容被人剥夺的。仅由其他大国来达成协议而没有直接有关国家及其人民的同意，不会确保持久和平。然而，要是世界其他部分的意见不能一致，要是过去的分裂状态继续存在，要是中东再次变成谁都可以任意浑水摸鱼的场所，那就简直很少或没有希望了。更糟糕的是，要是中东成为国际角逐和国际野心的中心和猎取物，正如有的人说的，长期以来情况一直就是这样，要是问题的解决和所承担的义务没有得到国际认可的保证，那么，要维护持久和平也同样是十分渺茫或者毫无可能的。

37. 和平要持久，就必须公正。和平要持久，就不能是强加的或听命于人的。和平必须是公正的，也必须被人们认为是公正的，被国际公认为公正的。谁都不能垄断和平。我们大家都要和平。我们大家都需要和平。我们大家都能为获得和平作出贡献。我的国家无论怎样都不打算吝惜任何努力来寻求和平，巩固和平。我们不容任何人不许我们为寻求公正持久和平而工作。而安理会就更不容任何人来告诉它说，它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任务缩小了或者推迟了。

38. 为了寻求达成协议，需要的不是较少的国际努力，而是更大的、更加紧迫的国际努力。只有在意见一致的牢固基础上——中东各方的意见一致和广大世界的意见一致——和平才能稳固地建立起来。我们相信，其他一切都必须从属于促成和加速达成一项公正、全面的解决办法的需要。我不大会低估各种困难。困难曾经是巨大的，现在还是那样。可是，我相信，每天来自中东的消息最有力地证明，我们必须增强和加快努力以寻求一项迫切需要的解决办法——即使仅为摆脱暴行的恶性循环和苦难的深渊，这样的解决办法也是迫切需要的。

39. 耶路撒冷是整个问题的核心。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不让任何企图损害该城未来地位的行动预先

排斥和破坏我们所寻求的那种公正而全面的解决。我们希望,这次辩论将能为此目的作出贡献。我们相信,这次辩论不会增加我们寻求达成协议的困难。这种寻求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和凌驾一切的责任。

40.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向我说了那些客气的话。为了若干原因——但愿我有可能摆脱当主席的镣铐——我同他一样,衷心希望七月份余下的日子能让给双边外交活动。

41. **贝拉尔先生(法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步你的后尘,在你对你前任巴拉圭索拉诺·洛佩斯大使的谢词上,添上我的一份。他上个月用一种非常高明的方式主持了安全理事会的辩论。我这样讲是十分认真的。我意思是说,索拉诺·洛佩斯大使是我们的榜样,值得我们效法。如果要问我,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应该怎样做法,我要说,“请看索拉诺·洛佩斯大使上月是怎样做的;当主席就正该那样。”

42. 看到他离任我们感到遗憾;所幸是我们满意地看到你承担这个职务。你在联合国所度过的时日,使我们能够从你身上欣赏到一些我们喜欢和钦佩的品质:在联合国中迅速获得的丰富经验、深邃的洞察力、明智、稳健和正义感,这些使我们在座的全都对你充分信任。今天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主持我们的工作。

43. 被约旦政府作为理由提出要求召开这次紧急会议来商讨的耶路撒冷局势问题,已经成为安理会多次辩论的主题。有关这个问题曾经通过不少决议。不必追溯得很远,我将仅以回顾一九六八年五月第二十一日的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为限。这个决议构成今天我们要处理的这个控诉的法律基础。决议第2段指出:“以色列采取的一切导致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和行动,包括征用土地及其上所有物均属无效,”第3段又说,“紧急促请以色列取消一切已经采取的这类措施,并立即停止进一步采取任何‘类似的’行动。”

44. 一九六九年二月八日,安曼政府请求安全理事会为这同一问题召开会议。当时它的请求书也谈到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它指出以色列当局仍坚持顽固立场,无视这一明确警告和大会有关决议。它还强调下列事实:以色列的最新措施是“制定法令,蓄

意破坏该城性质,企图把阿拉伯的生活和制度并入以色列生活之中”。〔S/8998〕

45. 众所周知,实际上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在被占领领土上,特别在耶路撒冷,已经采取了各种侵犯人权和财产的措施。这些措施成为约旦政府多次在安理会和大会提出抗议的主题。二月间,当法国担任安理会主席时,由于以色列政府已决定把立法条款的生效日期推迟三个月——即延至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安理会的一次会议被推迟了〔见S/9000〕,这些立法条款的文本附在秘书长四月十一日报告书〔S/9149〕中。不久后,根据可惜未被证实的报道,人们希望生效日期可能再推迟六个月。

46. 约旦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控诉〔S/9284〕,也即上次控诉的继续,同样谴责以色列政府违抗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的条款。它声称,四月二十七日以色列“又制定了更多的条例和新的规章”。它指控以色列当局“随意逮捕、拘留、拷打、拆毁房屋和将人驱逐出境”。它确认特拉维夫政府有计划要“在该城建立以色列居民区,并改变其住民的民族成分”。

47. 由于很难从以色列得到具体报道,以了解它的意图,甚至它的立法条款的主旨,因而无从准确衡量它破坏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规定的实况。

48. 一九六七年六月事件促使大会召开第五次特别紧急会议。那次大会听取了有关以色列六月二十九日为“统一”耶路撒冷所采取的措施。大会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通过的第二二五三(ES-V)号决议中对这些措施在耶路撒冷所造成的局势表示深切关注。它认为它们是无效的。它促请以色列取消那些措施,并停止采取任何会导致改变该城地位的行动。在第二个决议,即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通过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中,大会“以最深切的遗憾和关注”注意到“以色列没有遵照第二二五三(ES-V)号决议行事”,并重申它在前一项决议中对这个国家提出的要求。

49. 法国对这些决议投赞成票,并在第二年对安全理事会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同样投赞成票。当时法国代表团对它的投票作了如下的解释:

“我们认为这类措施没有法律根据,而且有可能造成极严重的后果。它们只会挑起恶意,加剧紧张,并把一个本来应该和平解决的问题复杂化。”〔第一四一七次会议,第50段。〕

50. 法国曾不遗余力地防止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冲突,从那以后,又坚决反对再有任何会使那次冲突所造成的可悲局势更复杂化,或延续并加剧中东紧张局势,或导致当事各方加深仇恨与敌意的行动。这些都会使在他们之间建立我国所衷心期望的真正和平更加困难。

51. 不能否认,为了以占领的既成事实来促成和加速吞并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以色列当局所采取的所有立法和其他措施都是违反联合国所有决议的。有些措施也违反国际法有关武装占领的条例,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条款。

52. 以色列当局的确曾一再提出保证,说他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圣迹,保证一切人都能自由进入朝拜地点。但这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和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宗教和法律问题。显而易见,耶路撒冷的前途不能由单方面来决定。可是当前,在一种叫人们期望会有其他结果的政治气氛之中,我们所见到的却正是这种单方面做决定的情况。

53.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当人们正在做出认真努力以便中东危机得到和平解决的时候,却有人采取步骤来改变事态的现状,使谈判工作更复杂化。每个人都意识到作为三教圣地的耶路撒冷,将构成任何解决方案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因此,现在在该城行使权力的政府应避免任何足以招致不可挽回的后果和危害当前谈判结果的行为,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54. 我国代表团对约旦政府所表示的忧虑不能无动于衷。我们希望以色列将会同意立即停止那些被谴责的措施,以确保这个城市的性质,因为其未来地位不容受到任何损害。因此,我们希望安理会将以最明确的方式再次重申它维护以前的决议的立场,这些决议的目的是使这个大家公认为世界文化、思想和文明最崇高中心之一的分裂城市能够保持现状。

55. **主席:** 我感谢法国大使对我的夸奖。我只要

说:如果我在联合国事务中迅速获得什么经验的话,那主要是多亏你,贝拉尔先生;我一向同你保持着最坦率最全面的合作。

56. **扎哈罗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我高兴地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利用这个机会对我们两国之间一向存在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我们深信你的经验和你对和平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忠诚,将给安理会工作带来有益的影响。

57. 我也要借此机会向巴拉圭的卓越代表索拉诺·洛佩斯大使,为了他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时作出的努力和所显示的才能,表示感谢。

58. 安全理事会现在不得不再次审议耶路撒冷局势问题,即有关以色列当局在该城继续任意妄为,并企图非法吞并该城阿拉伯区的问题。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随后又采取旨在夺取阿拉伯领土与破坏和平政治解决努力的政策,这些造成了中东危急局势。而耶路撒冷问题就反映了这种局势的实质。

59. 这里我要提请安理会代表注意最近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基本文件中关于中东局势的估计。这个文件反映了为和平与进步而斗争的人们的意志。它特别讲到:

“以色列的统治集团受到世界反动派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不顾阿拉伯国家和爱好和平人民的要求,无视联合国呼吁从被占领领土上撤退以色列部队的决定,继续推行扩张和吞并政策,不断地进行新的军事挑衅。”

文件进一步指出:

“阿拉伯人民为尊重自由、独立、和民族进步,为收复全部被占领土和确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民族权利,继续坚决斗争。反占领的抵抗运动日益壮大,采取多种形式,并得到越来越大的支持。站在这些人们一边的有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公众中日益扩大的民族解放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60. 目前安全理事会只是在审议中东局势这个

总问题的一部分，即耶路撒冷的局势问题。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发动进攻之后，这个城市的命运成了联合国和全世界公众密切关注的事情，因为以色列对它进行了武装占领，紧接着就提出对整个耶路撒冷包括阿拉伯区在内的领土要求。

61. 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曾反复审议耶路撒冷问题，并已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以色列吞并主义的行径，宣称这是不合法的。大会有关这个问题的决定，以一九六七年七月对第二二五三(ES-V)号决议和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投赞成票的一百个国家的权威为基础，反映了整个世界大家庭的良心。它声称以色列为改变这个城市地位所采取的措施均属“无效”，促请以色列“取消一切已经采取的措施，并立即停止采取任何会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行动。”但是，以后的事态表明，以色列政府对大会的这一呼吁充耳不闻，悍然继续推行它在耶路撒冷的吞并政策。

62.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间，安全理事会审议了耶路撒冷的局势问题之后，确认了大会的上述决议，并注意“以色列已采取进一步措施和行动，违抗那些决议”〔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此外，安理会在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中又宣称，以色列所采取的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和行动均属无效，同时紧急促请以色列将其取消，并停止采取任何导致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行动。但是，耶路撒冷以色列当局的行径，正如昨天和今天约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卓越代表们在这里所详细描述，说明以色列政府对安全理事会的这些要求也同样悍然不予理睬。

63. 以色列领导人关于要求让以色列吞并该城阿拉伯区以达到所谓耶路撒冷的统一的声明，是人所共知的。以色列政府或它的正式代表从未否认过的这些声明，都是直接违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的。但问题并不仅限于声明。事实上，以色列占领军正在耶路撒冷实施一个行动纲领，企图改变旧城的阿拉伯特性；他们正在把那里的阿拉伯居民强行赶走，破坏阿拉伯人的居住区和公用建筑物，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设立以色列居民点，以改变其居民的民族成分，试图把以色列的法令推行于耶路撒冷，并使它的经济从

属于以色列经济的需要。以色列的这一切行径都是非法的，构成了占领当局的专断、犯罪行为。

64. 耶路撒冷的实例非常典型地说明以色列占领者是怎样行动的。他们无视联合国的决定，嘲弄国际法，把公众舆论的要求完全置之不理，试图把阿拉伯人从若干世纪以来就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撵走，抢占这些土地，以达到以色列进一步扩张的目的。如果有人认为以色列对阿拉伯邻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和它侵犯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还有待证实的话，那他可以特别从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所作所为得到这种证实。以色列领导人依靠武装侵略抢夺了别国的领土，现在却大声叫嚷他们准备让阿拉伯人和其他人有可能进入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宗教的古迹圣地，他们认为这样做就能迫使全世界甘心承认它们侵略的既成事实。

65. 昨天以色列代表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时所发挥的正是这个主题。他的发言谨慎地避开了安理会议程项目的实质——那就是以色列违反安理会有关耶路撒冷问题决定这个问题。相反地，以色列代表却再次提出了一种殖民主义的掠夺哲学，认为以色列占领者的刺刀给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带来了繁荣和文明。他并不隐讳这样的事实：以色列非但无意同意安全理事会关于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要求，而且还不准备从耶路撒冷被占领的阿拉伯区撤军，以结束这种非法行为和专横统治。仅此一端就足够说明安全理事会有必要向以色列提出严重警告和严厉谴责。

66. 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吞并主义计划已遭到联合国占压倒多数的会员国和世界舆论，包括各宗教代表的谴责和摒弃。如果以色列以为世界人民会屈从侵略者的狂妄要求，接受他们企图强加于人的条件，那就大错特错了。以色列极端分子的阴谋是注定不能得逞的。以色列领导人为了以色列国本身就应该郑重考虑这一政策的严重后果。

67. 随着每一次新的挑衅，随着和平解决中东冲突和以色列军队撤出所有阿拉伯领土的逐月拖延，以色列侵略者的处境——在世界舆论面前，在阿拉伯人民对非法占领的不断增强的对抗面前——正越来越困难。

68. 耶路撒冷的局势再次证明,必须尽速消除以色列侵略的后果,恢复中东和平。为了在这个地区实现和平解决,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包括它所有各部分和条款,必须履行;以色列必须将其武装部队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后所侵占的一切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包括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这就是苏联关于在中东谋求和平政治解决办法的坚定立场。

69. 苏联全力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斗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宣称:

“对于侵略的受害者阿拉伯国家,苏联正在给予并将继续给予各种各样的援助。我们强烈主张必须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的规定,这个决议开辟了在中东建立公正与持久和平的途径。”

70.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对以色列未能执行安理会有关耶路撒冷问题的决定和大会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这一事实做出结论。安全理事会遵照联合国宪章履行职责,就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其决定的执行,必须坚决谴责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非法行径。安理会必须促请以色列立即放弃把被占领的耶路撒冷阿拉伯区以色列化的企图。

71. 昨天约旦代表法拉先生在他的发言中提出有关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的行动的一些意见。苏联代表团支持约旦这些有充分根据的正义要求。那正是安全理事会应该做的。

72. 关于这一点,联合王国代表卡拉登勋爵今天在牵涉到审议耶路撒冷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以色列无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定的问题时,提出所谓暴力行动问题。我们对此感到有点诧异。苏联代表团认为有责任提请大家注意这样的事实: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是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所犯的非法行为,这些行为是毫无道理的,是违反联合国占压倒多数会员国已经明确表达的意志的。只有这一个特定问题,而不是任何别的,应成为安全理事会审议的主题。安理会的注意力不应被转移而离开约旦代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

73. 主席:我要感谢苏联代表,并着重指出,象他刚才所说的,在撒哈拉以南法语非洲国家中,塞内加尔从独立以来就是首先和苏联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我们希望这种显然有利于苏联人民和塞内加尔人民的关系将得到和谐发展。

74. 阿兹佐特先生(阿尔及利亚):在谈到我们议程上的项目之前,我国代表团要同你,主席先生,以及我们前面的一些代表团一道向巴拉圭索拉诺·洛佩斯大使为了他上个月主持工作的方式表示祝贺,那时正辩论着对非洲极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75. 主席先生,就你个人来说,你很能够想象得到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对你主持本月工作是多么的高兴。把我们两国连结在同一个命运——非洲的命运上的兄弟情谊,可以证明这种感情是有理由的。我们确信你的富于人情的品质和作为律师和外交家的才能足以证明非洲的伟大,这种伟大不是建筑在军事或经济的力量上,而是建筑在义气和深切的正义感、尊严感上的。我们确信在你的引导下我们的工作将获得可喜的成果。

76. 安全理事会通过关于耶路撒冷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以来已经一年了。不用说,该决议是接着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后立即召开的大会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上通过的两项决议〔第二二五三(ES-V)号和第二二五四(ES-V)号〕而来的。国际社会这样迅速而又几乎一致地通过了那些决议,正是为了借此向占领者指出圣城命运问题有多大的重要性。

77. 然而,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者无视亿万把耶路撒冷看作信仰象征的人们的愿望,竟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开始采取吞并旧城的初步措施。一星期后,入侵国内阁已受托审议有关吞并旧城的新的法律了。从那时以来,我们一直在目睹着侵吞计划的实现,这一方面严重地违反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一切决议,另一方面也是对耶路撒冷居民的反对置之不理。

78.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通过的安理会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宣称:“以色列采取的一切导致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的立法和行政的措施和行动,包括征用土地及其上的所有物,均属无效,

也不能改变其地位，”促请以色列“取消一切已经采取的这类措施，并立即停止采取任何导致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进一步行动”。

79. 针对负责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最高机构所通过的这两项强制性条款，特拉维夫当局的答复是：一，采取行政措施对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强行实施占领者的法律；二，系统地毁坏阿拉伯居民的财产和所有物；三，恐吓、拷打、天天驱逐，以达到彻底瓦解圣城的目的。

80. 许多幢大楼的居民已从他们家里被赶走，甚至连学校也未能幸免。例如，一所穆斯林的百年老学校，坦卡齐耶，就在占领当局的命令下让出来了。这引起穆斯林最高理事会的抗议，它刚刚向占领区的各市政当局和商会发出了呼吁，要求它们唤起世界舆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居民所犯暴行的注意。

81. 更有甚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当局的代表，竟在他昨天的发言中，赞扬针对安全理事会决定所采取的那些措施的成绩，并且描绘了一幅犹太复国主义者殖民统治的所谓好处的完美图画。据他说，这种殖民统治已给该地区人民带来了现代文明、艺术、城市设计，甚至工会权利等好处。

82. 昨天被用来为暴力吞占阿拉伯领土辩解的论证只能同罗得西亚和南非种族隔离拥护者的那些论证相比拟。我们不是已经再三再四地听说过，说什么南非是最繁荣的国家，那里非洲人享受着其他独立国家的非洲人从未达到过的高标准生活水平吗？

83. 试图为野蛮的占领辩解而提出一些虚假的托辞和借口决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进行的殖民主义冒险事业逃脱不了一切殖民统治的规律和方法。这种现象今天已如此为人所熟知，因此经历过的人都已学到了它的一切教训。二十一年中相继三次侵略的结果，犹太复国主义者已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土地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土地。每次侵略总的目标是一个：占领更多的阿拉伯土地，少留些巴勒斯坦人。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真髓。

84. 目的是消灭、瓦解巴勒斯坦人民，把他们变成一大群难民，最后形成遍布世界各地的一小股一小

股的少数民族。总之，导致一种象过去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那样的新的散居。

85. 系统地毁坏住房，有时甚至象卡勒基里亚那样整村整村地毁坏，是对人民及其领土进行毁灭人性的勾当的一部分。整个巴勒斯坦土地正在受着这种卑鄙勾当之害。

86. 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敌人已经清清楚楚地说出了这个目标；任何看得到的不同仅仅在于方法而已。军人也好，文官也好，他们全都一致赞同造成既成事实，把外国的敌对的居民安置到土著居民中去。这种扩张主义做法也是蓄意要毁坏巴勒斯坦邻近国家的经济结构，让它们永远停留在不发达状态之中。

87. 在耶路撒冷发生的种种事件正引起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这是很可理解的，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阿拉伯自身的象征，正在遭受着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的毁灭人性和破坏。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和平之城和精神生活的崇高中心，已经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百万富翁们聚会议事的大本营。这些百万富翁正在资助占领，巩固犹太复国主义者创造的既成事实，并首先企图把国际垄断事业的经济统治强加给该地区阿拉伯人民。这说明特拉维夫当局不顾整个国际社会对吞并耶路撒冷的反对，而在犹太复国主义资本家的支持下，坚持它们的占领的决心有多大。

88. 今天安全理事会必须审议犹太复国主义者当局拒不执行本会以前有关耶路撒冷问题的决定这个问题。正是他们的拒绝造成了显示中东局势特色的那种持久紧张的原因。当安全理事会听任其决定依然成为一纸空文，容忍以色列过去两年来完全无视一切决议，继续占领联合国会员国领土、吞并耶路撒冷圣城这个事实，我们怎么能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出现中东冲突的公正解决呢？一些国际组织的优柔寡断——我们必须强调这点——怂恿了侵略者坚持他的态度。

89. 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安全理事会必须谴责以色列拒不履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必须在宪章

范围内采取具体措施以确保这些决议得以履行，并规定执行这些决议的期限，以结束毁坏、征用、压迫的政策。

90.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认为，安理会按照宪章负起责任，解决使中东已经动乱了二十一年的危机的原因，该是时候了。拒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以及以色列侵略势力继续占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就是危机的主要原因。

91. 为了实现中东公正、持久的和平，必须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并保证侵略部队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全部撤走。这样做，安理会也只是根据民族自决、民族主权和国家领土完整等原则负起了它的责任。继续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继续无视他们为恢复民族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这一决定性要素，就是不顾该地区的政治现实，在寻求中东持久和平的努力中，忽视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92. 主席：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在他发言中向我表示的兄弟情谊。他知道，阿尔及利亚在塞内加尔人心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下一届在阿尔及尔举行的泛非文化节上我们将有机会表示我们的团结友爱。

93. 约斯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对你的前任索拉诺·洛佩斯大使那样机智灵巧地主持上月份安理会困难的讨论，表示我的钦佩和赞赏。我们对他都深为感谢。

94.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也对你表示欢迎。我们深信，以你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你素有的才干和你的威信，你将同样领导我们进行建设性的活动。你这样做将得到我们充分的支持。

95. 安理会再次召开，处理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所采取的某些行动。我们已仔细地听取了约旦和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代表的陈述和以色列代表所作的答复。

96. 讨论到目前为止，已经十分清楚，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必须解决的当前中东冲突这整个错综复杂的争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结论。安理会在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中已清楚确认这一事实，即把整个中

东局势作为一揽子来处理。这项决议仍然是我们在这个地区谋求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基础。你们都十分清楚，我国政府正不遗余力地协助雅林先生促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诚然，这些努力所取得的进展是缓慢的。如果考虑到这场冲突的根子有多深，那也就不足为怪了。但重要的是正在取得一些进展。还未取得戏剧性的成就不能成为失望的理由。更不能以此为借口而采取某些行动使今后较大的进展更加困难。这不但指耶路撒冷，在这地区的其他地方采取的行动也一样。的确，耶路撒冷作为世界最神圣的城市之一，在我们的思想和内心占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三个世界最大最古老的宗教的圣地。由于这个事实，美国一贯认为耶路撒冷享有一种独特的国际地位，并认为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到耶路撒冷的特殊历史和它在世界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就不应该在那里采取任何行动。不幸的是，已经发生了多种多样的行动，使耶路撒冷的和平遭到破坏，并引起了我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

97. 我们理解参与阿拉伯和以色列争端的当事各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这种感情深切的关注。但是我们不相信，现在正在东耶路撒冷所发生的情况，不论是那些现在在那里行使权力的人所采取的行动，还是那些自认为受了损害，因而有理由可以诉诸暴力的人所采取的行动，对解除这些关注有任何裨益。征用或没收土地，在这些土地上构筑房舍，破坏或没收包括有历史或宗教意义的建筑物，以及在该城被占领区内行使以色列法律，凡此种种，都是损害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共同利益的。美国认为，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中耶路撒冷落入以色列控制的那部分，和以色列所占领的其他地区一样，都属被占领领土，因此应依照国际法有关占领国的权利和义务的条款来处理。这些对以色列正如对其他任何占领者同样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条款，规定占领者除为安全利益暂时必需者外，没有权利改变其法律和行政措施，也规定占领者不应没收或毁坏私人财产。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公约和国际法所认可的行为准则明确规定：占领者必须尽可能保持被占领区的完整和原状，不干涉该地区的生活习惯，任何变更必须是为保持占领所迫切需要的。我遗憾地指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占领区所采取

的行动给人一幅不同的图画，它使人有理由担心，东耶路撒冷的最后安排可能受到损害，并且该地居民的个人权利和活动已经在遭受着侵犯和改变。

98. 我国政府对上述行为感到遗憾和极不满意，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已屡次这样通知过以色列政府。我们一贯拒绝承认这些措施除临时性以外的任何其他性质，也不承认它们会影响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

99. 我已经较为详细地说明美国反对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因为这正是约旦政府向我们提出控诉的内容。但是，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提到的，如果我们不把耶路撒冷问题放在一个恰当的全景，即把中东局势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那么，我们就不能逻辑地和明智地来审议耶路撒冷问题。在这方面，我要提到尼克松总统今年就职之后，最先提出的重要决策之一，就是美国政府将采取新的倡议来帮助促成中东的和平。几个月来我们一直以最大的努力从事这项工作，我们将继续这样做，但是要使这些努力成功，我们需要当事各方本身的善意和合作。中东的公正和持久和平是不幸地、旷日持久地拖延下来了。靠难免伤害无辜平民的恐怖爆炸并不比靠单方面试图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更能实现和平。和平只能通过磋商、调整和协议的手段和过程来实现。只能通过各有关方面最大限度的克制——不仅是在停火线上或在公开宣言上，而且在耶路撒冷的地面上——和平才会到来。

100. 既然我们把耶路撒冷问题放在中东整个局势中来考虑，我国代表团对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的任何提案，将首先检验它对于和平解决办法会是有利的还是有碍的。我希望所有理事国都将这样做。例如，安理会可以采取这样一个建设性行动，即请求各方抛弃他们的相互指责，并在耶路撒冷或其他别的地方，停止任何可能被认为对问题的最终全面解决，即达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造成损害或预作定论的行动。这样，我们对耶路撒冷局势的考虑才能提供一个合适的机会，再次坚决要求争论各方以负责态度来解决这个使世界上最神圣的城市陷入混乱的整个争端，并要求他们在争端解决以前，不在任何地方采取任何行动以危害问题的解决。

101. **主席：**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讲了那番过分夸奖的话。各位知道，我国在获得独立之前的长时期里，由于法国仁慈的共谋，请原谅我用这样的讲法，和美国就保持着领事关系。独立以来，我国和美国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将继续顺利发展。

102.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的是以色列代表。他要行使他的答辩权。现在就请他发言。

103.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愿意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的深切敬意，并对你的崇高职务表示最美好的祝愿。让我也和大家一道对巴拉圭大使表示赞赏，因为他上月份以精明和机智主持了安理会的讨论。

104. 我觉得，今天会议上关于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就中东局势会谈的某些评论，使我认为有必要而且应当将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昨天在以色列议会上的讲话，向安理会引述如下：

“有些人埋怨以色列不肯让步，并且援引了我们对四大国会谈的态度作为例子。如果不顾我们无论是原则上还是实际上所采取的不偏不倚态度，而试图用诸如固执、怀疑等等心理学名词来解释以色列的立场，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原则上，我们不赞成大国在没有当事国的参加下，擅自赋予自己权利来讨论这些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以此来代替这些国家自己之间的直接会谈。从政治和实际观点来看，对这些大国关于我们命运的讨论，我们只能作出消极的反应，因为我们充分注意到，他们中间的一个大国，作为阿拉伯国家毫不隐讳的代言人，对我们是抱有敌意倾向的，而那些讨论又是以其他国家代表应当力求同这个大国达成妥协为理论根据的。”

105. 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一四八一次会议上，苏联代表马立克先生宣称：“生活的经验表明，敌意和诽谤从来是而且将继续是欺诈和无能的标志。”〔第一四八一次会议，第124段。〕遗憾的是，今天占据马立克先生席位的苏联代表并没有遵循那个意见。我要用坦率的语言质问：苏联真正要的是什么？毕竟，对约旦占领耶路撒冷的一部分这件

事，苏联从未加以认可。相反，苏联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第一九七次会议上还说：

“……任何有军队开进巴勒斯坦的国家都不能声称巴勒斯坦构成它的领土的一部分。巴勒斯坦是和这些派遣部队进入巴勒斯坦的国家的领土没有任何关系、完全不相关联的领土。”⁷

106. 那么，苏联反对的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一九六七年成功地赶走了苏联曾于一九四八年宣布为侵略者的外国军队这件事吗？对今天的耶路撒冷，苏联反对的又是什么呢？难道是两年来耶路撒冷的阿拉伯非熟练工人每月平均工资已经从二十三美元提高到一百零九美元吗？要不要我将这些工资同欧洲某些地区的工程师和医生的工资进行比较呢？苏联是要反对在耶路撒冷有可以随意批评以色列当局的阿拉伯文报纸吗？还是要反对阿拉伯居民完全享有迁移和旅行自由这个事实呢？

107. 既然苏联代表和其他代表今天提到了中东总的局势和以色列的一般政策，我想指出，即使这次辩论达不到其他有益的目的，它也能再次揭露苏联在中东的僵硬立场和破坏性政策。因此，在苏联伙同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把爆发敌对行动的责任从它自己和阿拉伯国家身上推卸到以色列头上的企图终于失败了两年之后，以色列竟仍然受到一九六七年进行侵略的指责。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要求当事各方通过协商建立公正与持久和平，至今已一年半了，而苏联竟仍然象它的代表今天所做的那样，建议政治解决和其他权宜之计的类似安排。对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全世界的殷切期望，那就在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最终建立牢固和公认的边界线，苏联的反应却象今天这样，始终是要求退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前的军事分界线那种混乱和不易设防的状态中去。

108. 即便是在安全理事会为实现持久和平所迈出的第一步这个停火问题上，也没有听到苏联在安理会上讲过片言只语要求正规和非正规部队都一律严格

⁷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年，第七〇号，第二九七次会议，第5页。

遵守。相反，苏联代表甚至认为，可以继续怂恿对以色列平民、妇女和儿童进行恐怖战术。因此，苏联的立场仍然象过去一样的极端；它对待以色列的态度仍然是一贯的敌视；它仍然没有改变地完全赞同阿拉伯的好战行为与阿拉伯对以色列的残忍战术，并给予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把苏联当作寻求解决中东冲突的伙伴，只会给局势招致阴险的奸计，破坏性的策划和危险的阴谋。

109. 我昨天才指出约旦的控诉是不严肃的。我没有预料到，拥护、支持这一控诉的人们竟如此令人信服地且又如此迅速地证实了这一点。当然，要是约旦对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景况的所谓关心有任何真实性的话，要是约旦的论点和要求有任何根据的话，要是约旦果真要求安理会注意耶路撒冷可能发生的实际困难并提供解决办法的话，它就不会把今天出席来支持它的那些代表团带到这个机构来为它辩护了。它就不会向这样一些国家去寻求支持了，这些国家在安全理事会眼里是受谴责的，这些国家由于自己的行为已经自外于人，已经丧失在国际义务、文明行为与人权问题上的发言权了。

110. 既然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甚至不想掩饰它们在关于以色列的问题上践踏联合国宪章，它们又怎能侈谈法律和正义呢？既然它们拒绝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关于通过和以色列达成协议来谋求公正与持久和平的决议，而该决议又仍然是在这个地区谋求和平的一切努力的依据，它们又怎能求助于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呢？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以正规和非正规部队对以色列公开进行战争。阿尔及利亚甚至连停火的样子都没有做一下，而竟公然宣称把毁灭以色列作为它政策的主要目标。那么，这两个国家有什么权利在安理会上就以以色列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提出意见，或者根据它们所已经贬低、违抗和摒弃的原则来对以色列的行动进行评论呢？从什么时候起准许罪犯冒充法官呢？

111. 埃及假装关心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这不是为了掩盖它对自己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的遭遇漠不关心，而这些平民正是由于埃及政府坚持侵略而陷入了灾难的？为了保护每天在西墙谒拜和朝圣的数以千

计的人的生命安全，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十七户人家进行了重新安置，埃及就为此拿起武器。这是不是想要让世界忘掉，埃及为了把苏伊士运河西岸地区变成破坏停火、经常武装出击的前线，曾把那里五十万埃及居民从沿岸城镇和村庄赶出，成为无家可归？

112. 以色列给房主付了补偿之后，拆掉了两座贫民建筑物，可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认为对此提出批评还是恰当的。他一定记得，他自己国家的武装部队是怎样在也门摧毁整个整个村庄的，是怎样对他们的阿拉伯兄弟施放毒气的。在决定参加这次辩论之前，他的政府有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比较：那就是把以色列当局为了对阿拉伯恐怖战术进行自卫而有时被迫采取的安全措施，同埃及保安部队去年在亚力山大城屠杀十六个埃及的游行学生相比较，或者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占领加沙地区期间对那里频繁的示威和暴动所采取的暴力镇压相比较？

113.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当科尼先生要求就人权问题发言时，他有没有想到埃及的犹太人仍然在受着压迫，仍然被剥夺了人权和自由，仍然苟活在集中营里？也许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认为安全理事会只不过是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最邪恶的演员可以扮演圣徒的角色。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更应该记住，埃及出席安全理事会只不过是在演戏，或者说得确切些，是在演一出闹剧。

114. 难道有什么人能严肃对待这样一些政府提出来的意见吗？难道有什么人能建议以色列应向他们的行径学习吗？但是，显然约旦认为接受以至恳求这些国家的支持是适宜的，因为它向安理会提出的控诉只不过是对以色列又一次发泄仇恨和敌视而已。在这样的发泄中，参与者的身分是毫不重要的，只要能做到辱骂和诽谤就行，象他们今天事实上大做特做的那样。关于这样的事，加图说过：“我们不能管制邪恶的话语，但善良的生活却能使我们鄙视它们。”

115. 随便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今天所听到的阿拉伯人发言的卑鄙和这些发言里的论点的毫无根据。阿拉伯代表们和他们的一些支持者曾反复谈到耶路撒冷是属于阿拉伯的。谎言的重复并不能把它变成真理。在第一四八二次会议上，我引用过圣地研究学

会会长所讲的话。他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九日特别讲到：

“有人认为‘耶路撒冷从第七世纪起到现代人口大量流入以前，一直是压倒一切地属于阿拉伯的……’，这也是错误的。从历史上看，事实刚刚相反。早在现代之前，许许多多年代里，犹太居民在耶路撒冷一向占人口的多数。”

当然，在现代，我们有 人口 调查 可作 依据。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一八四四年耶路撒冷的总人口是一万五千五百一十人，其中犹太人有七千一百九十人，穆斯林有五千人，基督教徒有三千三百人。根据圣地导游指南的记载，一八七六年犹太人有一万二千人，穆斯林有七千五百六十人，基督教徒有五千四百七十人。根据一八九五到一九六年的巴勒斯坦年鉴的记载，一九六六年当犹太人口增长到两万八千一百一十二万人时，穆斯林的人数是八千五百六十人，基督教徒是八千七百四十八人。到一九〇五年，耶路撒冷总人口六万人中，犹太人达到四万人之多，穆斯林人数则降到了七千人。一九一〇年有四万七千四百犹太人，穆斯林九千八百人，基督教徒一万六千四百人。根据巴勒斯坦的政府人口调查，到一九三一年，耶路撒冷的犹太居民是五万一千二百二十二，穆斯林是一万九千八百九十四人，基督教徒是一万九千三百三十五人。一九四八年，耶路撒冷成为一个拥有十万名犹太人，四万名穆斯林和二万五千名基督教徒的城市。一九六七年六月敌对事件的前夕，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二十万，穆斯林五万四千九百零三人，基督教徒一万二千六百四十六人。今天，城内犹太人超过二十万人，阿拉伯人约有六万人，其他民族的约五千人。

116. 可是，在我们的阿拉伯表亲中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倾向，那就是，他们尽管毫无根据，却在各个陆、海区域前面都加上了“阿拉伯”这样的头衔。因此，全世界都称为波斯湾的那个海湾就被阿拉伯人称为阿拉伯湾了。非洲和亚洲某些国家的部分地方在阿拉伯地图上被标明是属于阿拉伯的，其理由仅仅是因为阿拉伯人要这样认为而已。同样的手段似乎也应用在耶路撒冷。该城的阿拉伯成分无疑是显著的，但不是占优势的，而且多少世纪以来就一直是这样。

种情况。甚至在耶路撒冷旧城的城墙之内，阿拉伯区也不过是四个区中间的一个，其他几个就是犹太区，阿美尼亚区和基督教徒区。毫无疑问，基督教徒区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被看成属于阿拉伯是会提出抗议的。

117. 然而，还有一个并不是不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被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奉为神圣，被以色列当局作为三教圣地予以崇敬的耶路撒冷，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始终是一个民族，仅仅是一个民族的首都，那就是犹太民族。

118. 公元六三五年阿拉伯征服耶路撒冷以后，在其较短的统治期间，耶路撒冷是被忽视、被遗弃的。只是随着以色列的再生，耶路撒冷才又成为首都。这就是耶路撒冷不仅同犹太宗教而且同犹太民族有着永恒联系的奥妙和奇迹所在。

119. 今天阿拉伯代表提出的另一个论点，说各种计划和安全措施使得阿拉伯家庭流离失所。我愿断然声明，没有一个阿拉伯家庭在未得到交换的住所或赔偿之前，被要求离开他的房子或寓所。应当指出，赔偿不仅付给某一房屋的实际住户，而且也付给无人居住的建筑物的产权人。可以用马赫穆德·穆斯塔法·巴勒比希先生这个例子来说明以色列当局的这种态度。他是最近拆除的建筑物中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出售亭的房主。他一年获得的租金是一千五百以色列镑。他得到的赔偿是十五万以色列镑，那就是说，相当于一百年的租金。

120. 耶路撒冷今天的真实情况，并不是阿拉伯代表所歪曲地描绘的那样，而是可以用简单却又重要的事实作为例子叙述如下：耶路撒冷原先被约旦占领的那部分，花费在阿拉伯居民——阿拉伯居民——身上的市政预算在一九六八年是三百七十万美元，这是约旦统治时期整个市政预算的五倍。那个预算，一九六六年是七十万美元。按照真正的固定工资来说——那就是，把购买力的变化情况计算在内，——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工人的工资在过去两年内已经提高的情况是：非熟练劳动工资提高百分之二百六十四，建筑工人百分之一百三十七，旅馆雇员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市政雇员百分之一百六十四。

121. 反对拆除贫民区的叫嚣充斥安全理事会。但是，阿拉伯代表中有没有人想到要提起这样的事实：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阿拉伯私人业主在耶路撒冷建筑了九十一所新房屋，包括十四个公共机构，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一所公共宿舍和一个青年俱乐部？

122. 我们在今天的会议上所听到的指控，有什么比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一日纽约时报期刊版上阿赫马德·巴勒姆的话更能有效地戳穿这些谎言呢？作者四十六岁，是耶路撒冷出版的阿拉伯日报新闻报的工作人员。谈到约旦统治时代，巴勒姆先生说：

“要是我当时写的反对政府的东西只有现在的一半——而我是有很多事情反对以色列政府的，——我早就被关进了监狱。现在当一名记者容易得多了。”

当然，阿拉伯代表很难接受这样一些事实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并不能改变耶路撒冷今天的现实生活。这个城市的生活在继续着，也必须继续下去。约旦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不论在城里进行捣乱也罢，或在联合国内进行政治攻势也罢，都不能阻碍这一事实。约旦政府和阿拉伯政府必须永远认识到，暴力、捣乱和压力不会削弱以色列的决心，也阻挠不了以色列要为耶路撒冷、为整个以色列、为其中的居民谋求真正的和平与安全的目标。

123. 主席：我感谢以色列代表讲了一些关于我的话。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现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124.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如果以色列代表没有讲那些谩骂的话，我也不会占用这个重要组织的时间了。每当那位代表处于窘境而理屈词穷的时候，当人家都知道他是一只狼的时候，他除了试图把自己伪装成羊之外，就总是惯用这一类的谩骂。象他开始讲的那样，让我先指出，看来好象以色列代表认为，我们大家对于每天报纸上登载的都一无所知。为了驳斥他最后所讲的，让我们看一看他的国防部长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下面是来自耶路撒冷的报道：

“国防部长达扬今天表示：以色列计划保留它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夺取的约旦河西岸的大量土地。达扬先生在耶路撒冷企业家的一次集会上说：‘我们所讲的不是边界上较小的调整，而是重大的调整。’

“我们必须对自己有巨大的信心和自信，必须相信最基本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本土，我说本土时也包括纳布卢斯和杰里科。”

这篇报道又说：

“这是指六天战争中从约旦取得的两个位于西岸的城镇。至于从叙利亚夺获的戈兰高地，达扬先生说，这已经没有谈判的余地，并提出说：‘我们认为它和杰兹雷勒谷地或加利利一样是以色列的一部分’。”

125. 以色列的负责发言人说话不负责任，他所作的大量而现已成为神话的陈述，真是可以汇集成册。但是，对于特科阿先生今天又一次搬出来的那一论点，我们至少要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签署以后竟还会老调重弹，这真令人遗憾。他的论点究竟是什么？正如阿尔及利亚代表所说的，它又把耶路撒冷和占领区的居民所得到的好处，极度美化为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侵略的结果。换句话说，他要告诉我们：以色列进行六天战争，为的是给阿拉伯人建学校，引进用水和盖房屋。最低限度来讲，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对于不得不听这种论调的人们的理智来说，也是一种污辱。

126. 尽管如此，我手头有一份从以色列方面得到的文件。这是以色列阿克地区的约瑟夫·拉亚大主教，在访问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时所作的一篇讲话，日期是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下面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作为在以色列占少数的人们来注视着我们的处境，我们愿意把一桩经常使我们焦急不安的心事，从内心深处向你总理夫人倾吐。

“我在美国住过多年，我见到了占少数的人处在占多数的人中间所带来的危险。我曾见过，也曾经历过，由于疏忽所发生的细小事件，由于

稍有粗心，由于歧视，产生的怨恨、不和、毒恨和愤懑，结果酿成仇恨、流血和灾难。我们犹太民族的历史，在世界各地就充满了这样的教训。

“……

“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是一个缺乏一位代言人的民族，是一个处在痛苦中的民族，一个充满恐惧的民族。他们有许多话要讲，也希望得到倾听。今天我作为他们的代表来到您面前。他们的问题，他们出自肺腑的倾诉，他们的热望，由他们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深沉、无声而恳切的热望，这些都是压在我心头的重负。”

这位天主教的拉亚大主教在递交梅厄总理的一份正式文本中，是这样讲的：

“过去四个月里，我曾到村庄和小市镇去进行日常巡访，也到过大城市。我在海法的办公室里每日每时有时甚至夜里也都挤满了一些代表团和个人，前来倾吐他们日常生活上的困难和烦恼。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见到什么人，都从他们身上发现一种使我非常不安的态度，一种心理状态，这对我们的政府来说，也应该是一件需要首先关切的事。”

然后他继续详述以色列国中阿拉伯少数民族遭受歧视的许多事情，他这样说：

“许多青年人想读书，但是他们没有希望在完成学业以后，能够找到适当的工作。他们被粗率地告知说，‘作为阿拉伯人’，就是有才干有资格，也不会叫他们担任负责的职位。不许‘阿拉伯人’扩大他们的学术研究领域，他们只限于读文科和社会科学。其他科学领域和电子学等对他们都是禁区。许多青年人对于不许他们在科学领域内进行钻研这一事实感到怨恨，这种怨恨正在转变为愤怒和毒恨。”

127. 现在我想沿着同样的思路谈一谈新殖民主义者、特拉维夫政府代表在这次早些时候，谈到工人工资的增长时，如何竭力把一些事情说得天花乱坠。对于那些懂得统计的人来说，统计实在是一种非常捉弄人的东西。你可以任意玩弄它，你也总是可以任意拿它来证明什么。但是，天主教妇女会主席在一

九六八年四月，提供了关于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生活状况的报告。她是朱斯蒂尼阿妮夫人。她说：

“工人难于找到工作。战后八个月了，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银行仍然停止营业。一个巴勒斯坦印刷厂老板的业务，只有以前业务的百分之五，他不得不用自己的储蓄给雇员发半薪。虽然约旦向耶路撒冷居民征收了一九六七年税款，以色列还是强征该年度的以色列税款；不能交税的，就没收财产。以色列人还干涉了许多耶路撒冷阿拉伯居民赖以维持生活的旅游事业。

“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学校正遭受着经济困难。圣乔治学校所有外地学生都被迫退学。锡安修女会办的学校，由于学员不足将在本学年终停办。”

这位意大利天主教女士援引国际先驱论坛报登载的一篇讲到耶路撒冷圣城遭受亵渎的文章，继续说道：

“最应受到谴责的是，最近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报摊上出现惹人注目的淫秽现象。以色列出版的杂志……封面上印着裸体女人的照片，印着更糟的不该印制的色情图画，触目皆是。这些东西就在伯利恒圣马槽广场旁边陈列出售，就悬挂在旧耶路撒冷大马士革门外和靠近其他历史圣迹的地方。以前的哈希姆王朝和英国管理下的托管政权尽管在其他方面有它们的缺点，但在两个圣城里却是严禁这种猥亵现象的。”

128. 以色列代表以他惯常的作法继续用冗长的时间谈古论今，企图证明整个以色列，尤其是耶路撒冷，从来都是犹太人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犹太人的。对于这些谬论以及为了宣传而对历史的这种曲解，我若不厌其详地加以批驳，那就要使安理会不耐烦了。在以后的会议上我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吧。但是对这种认为阿拉伯人一无所有而犹太人却拥有一切的论点，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它呢？我们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再一次得到最好最雄辩有力的回答。这位梅厄夫人在充当本-古里安先生的内阁成员时，有一次他曾谈论到她说：“她是我内阁里唯一的好汉。”梅厄夫人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先在伦敦后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六

日华盛顿邮报上发表。在招待会上她被问到下面这个问题：

“你认为巴勒斯坦战斗部队，敢死队的出现，是中东的一个新的重要因素吗？”

她回答说：

“重要吗，不。新的因素吗，倒是。象巴勒斯坦人这种东西是没有过的。什么时候有过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组成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是叙利亚南部，后来是包括约旦在内的巴勒斯坦。并不是似乎在巴勒斯坦有一个自认是巴勒斯坦民族的巴勒斯坦民族，而我们来了把他们赶了出去，把他们的国家从他们手里夺了过来。他们并没有存在过。”

上面的话，对特科阿先生运用数据和历史事迹以进行谩骂来说，是他所能找到的最雄辩的答案：巴勒斯坦人从来没有存在过。然而这位渊博的以色列代表如果重温一下关于英国管理下巴勒斯坦托管协定的条文，⁸他就会从中发现下面两条：第七条规定，这个国家的民族属于巴勒斯坦国籍，到巴勒斯坦来定居的犹太人可以获得该国籍。第五条规定，托管国无权把巴勒斯坦任何部分割让给外国人。那可不是什么臆造，而是一个国际文件。这是关于英国管理下巴勒斯坦托管协定。但是有人会说这是古代史。

129. 当托管国大不列颠把巴勒斯坦问题据说是扔给联合国时，它也提供资料说明，巴勒斯坦的地产所有权有的属于阿拉伯人，有的属于犹太人；我手头有这份资料。特别关系到以色列的是，托管国提供的这份资料证明，⁹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附属区犹太人地产占百分之二，阿拉伯人地产占百分之八十四，属于公共和其他方面的占百分之十四。但是，把阿拉伯人从整个以色列特别从耶路撒冷赶出去，是以色列人旨在占领以色列这个总的计划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⁸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补编第11号，第二卷，附件二十。

⁹见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二小组委员会向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专设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专设委员会，简要记录，文件和附件，文件A/AC.14/32及Add.1，附录五。

130. 我们都知道被暗杀的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他是一位和平使者。他在报告中讲过：

“来源可靠的许多报道，提到大规模的掠夺，抢劫和劫掠，以及显然没有军事上的必要而毁坏村庄的一些事例。以色列临时政府有明确的义务，把私人财产归还其阿拉伯原主，对财产遭到肆意破坏的，应予赔偿……。”¹⁰

由于表示了这一立场，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被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暗杀者和恐怖主义分子暗杀了。

131. 但是，人们还不都知道，一九四八年停止敌对行动以后，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之间，有一百六十个阿拉伯村庄和城镇被以色列人夷为平地。我仅提供海法希腊天主教主教区出版的拉比塔赫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份第十二号，第10-15页，作为这一情况的参考。

132. 以色列代表再次试图按照他惯用的方式，把阿拉伯人说成是一九六七年战争的侵略者。我这里再一次从特科阿先生自己的领导人那里提出对他的答复。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星期日伦敦泰晤士报引用了以色列空军司令莫迪凯·霍德准将的话。他指挥了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清晨的闪电战，当时我们在这个安全理事会里商谈。他说过下面的话：

“那最初的八十分钟是我们十六年计划工作的结果。我们和计划一同生活，睡觉吃饭都想着它。我们不断地完善这个计划。”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晨格林威治时间八时三十七分，耶路撒冷以色列国内广播电台广播了莫希·达扬将军的声明：

“我们没有入侵计划。我们的唯一目标是粉碎阿拉伯军队入侵我国的企图。”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耶路撒冷邮报登载了下面这段达扬将军的声明摘要，这和我开始答辩时所引用的那段话是一样的。他说：

“国外人士必须认识到，西奈、戈兰高地以及蒂朗海峡尽管对以色列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但在犹太历史上占有中心位置的是约旦河西岸的山岭。……你如果得到圣经这部书，又得到了拥有这部书的民族，那你也就有了圣经所记载的土地——也就是士师和先祖的土地，如耶路撒冷、希布伦、杰里科及其附近地方。

“我们决不自行放弃希布伦地区……这可能不是一个政治纲领，但这是更为重要的——这是一个民族的祖先梦想的实现。”

133.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星期五晚上，劳动部长伊加勒·阿隆穿着军服在特拉维夫的一个集会上讲话。在集会的广播中企图把一旦要发生的战争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减到最小限度。这段话登载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国土报上。阿隆先生说：“这次战争的结局如何，以及它的各个阶段会怎样，是丝毫没有疑义的，我们也没有忘记约旦和叙利亚的战线。”现在，如果对这次预谋的、邪恶和敌意的侵略，需要提供任何证明的话，上述这些话和这些声明就是自供。

134. 我不想再多占安理会的时间，或者使诸位更加不耐烦，我只要说以色列代表一再重复的论据，最低限度说，都是从历史和历史罪魁的垃圾箱里捡来的。

135. 有一本题为国家的¹¹不安全¹¹的书，是一九六八年查尔斯·约斯特大使还没有就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新职之前出版的。他在这部非凡著作的结尾处，援引了艾伯特·卡米斯下面这段话：“朋友，我要告诉你一个大秘密。不要等待最后的审判，它每天都在进行。”

136. **主席：**名单上下一位发言的是沙特阿拉伯代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137.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假若我要对你，或安理会前任主席索拉诺·洛佩斯大使的品德予以赞扬的话，那一定会令人感到局促不安，因为那就好象赞美自己的兄弟一般。因此，除了深切感谢你让我行使答辩权以纠正坐在我右边的那位先生对历史的某些歪曲之外，我没有再要说的了。我注意到，今天当我开始发言时，他没有离开大厅。

¹⁰同上，第三届会议，补编第11号，第一部分，第五章，第7段。

¹¹纽约，弗雷德里克普雷格出版公司，一九五八年。

138. 特科阿先生将阿拉伯代表参加这次辩论说成是一种仇恨的发泄。他使用了诸如“谩骂”和“诽谤”等词句，说这些都是指向他的人民的。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现代欧洲在我们身上所干的实非言语所能形容。创伤是很深的。在委任统治结束，创伤稍愈之后，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碰到了什么呢？一个新的袭击深入到我们的内部——这些人不仅践踏了我们的门阶，而且屠杀了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人民。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可是还要我们默不作声。我确信我们来自中东的兄弟们不怀任何怨恨，任何敌意或仇恨，因为要是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作呕。我也确信以色列人将努力消除敌意和仇恨，因为要是他们不那样做，他们会精神失常。

139. 我们在耶路撒冷所目睹的情况，不仅是一场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在犹太复国主义旗帜伪装下印着欧洲进口标记的殖民主义之间的冲突；它同时也是一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我这样说感到遗憾。这样的冲突是令人悲叹的，因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这不是宗教问题。这整个问题是有政治性的。来自东欧和中欧的人们打着一种不适合于我们国情的新的意识形态旗号，他们期望这个地区的居民驯服接受，不要起来反对。我们在此桌旁就座，就是要表示我们人民的不满和强烈反对。我们作为阿拉伯人对此感到伤心。归根结蒂，我们为什么要满足于中伤别人呢？我相信我们中间多数人试图避免这样做。但是如果你仔细读一下特科阿先生的多次发言，他那善于使用侮辱性措词的口才越来越闻名了。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这样说：“他打了我，他却第一个叫喊。”他们从外边进来，打了我们，却还在哀哭。这种事不但发生在我们地区。有人为了要把他对土地或国家的征服合理化，或者把一些暴行合理化使之能为社会所接受——不管是民族社会还是世界社会——他会说：“我是一贯受虐待的，我现在哭叫是情有可原的。”

140. 我们再来谈谈歪曲历史的问题吧。我不清楚特科阿先生对那个地方的历史研究得有多深。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很多是来源于犹太人的资料——来自犹太学者，不是来自政论家。特科阿先生说，在第七世纪，当环绕这个半岛的整个肥沃的新月形地带被阿拉伯人同化时，耶路撒冷不是阿拉伯的。然而它是闪族

的。它既不是阿拉伯的，如果要那样说的话，也不是犹太的。它是闪族的。罗马人消失后，什么人住在世界的那一部分地区呢？在罗马人之前，是亚历山大大帝；之后是托勒密王朝的人；之后是罗马人；之后是拜占廷帝国的人。住在那块地方的人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人民。那么，在这块地方土生土长的人民又是什么人呢？他们是被闪族同化了的多种民族的集合体——他们不一定是闪族人——正如特科阿先生也是闪族化了那样。哈札尔人是闪族化了，但只是在宗教上，不是在文化上。他们现在正在学习希伯来语，因为仅在约摸五十年前，他们还是讲意底丝语——一种希伯来语和德语的混合体，连一部语法都没有。一种语言在语法上不太健全，也没有什么。希伯来语是一种基础语言；意底丝语并不是基础语言。

141. 这些人便是阿什克纳兹人，即在东欧和中欧的哈札尔人，他们因为接受了一种闪族宗教，就认为他们应该继承闪族主义的衣钵，不仅在中东如此而且在世界各地也如此。因此，谁若是说一句反对犹太人的话，他们就说他是个反闪族的。要是哪个是反闪族的，就是反对我：我就是闪族人中的闪族人。我的家庭碰巧来自阿拉伯半岛；但是也有许多阿拉伯人，比我是更为地道的闪族人，但他们被阿拉伯化了。北非的柏柏尔人被阿拉伯化了，并实际上是闪族化了。非洲另一部分的苏丹人，肤色漆黑，是阿拉伯人，但不是由于暴力，而是由于受到阿拉伯文化的熏陶。称为伊斯兰的这个宗教，就是一个闪族的宗教。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因此，阿拉伯人并不扬言他们具有所谓纯阿拉伯血统；同样地，闪族人也不能这样扬言。

142. 我一再说过，确定一个民族的是：文化、语言、传统、习惯，不是生理上的特征。如果一个民族是由生物学上的因素所确定的话，那么，就会象居住在离纳布卢斯不远的撒马利亚人一样。在巴勒斯坦的撒马利亚人从来不与任何外人通婚；今天我们发现他们已面临自行灭绝的命运，只剩下一百五十人了。民族之间通婚并没有什么不好。

143. 那么，我们的同行特科阿先生或来自东欧、中欧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闪族主义究竟来自何处？他们采纳犹太教信仰；我们感到喜悦，因为不

然的话，他们早就是异教徒了。第六世纪时，他们曾是异教徒。我们对他们选择一种一神教感到高兴。但是，由他们来扬言他们就是巴勒斯坦的闪族人，我认为是全然错误的，因为他们的背景更多地是属于欧洲的；他们的风俗是欧洲的；他们的工业技术是欧洲的；语言是意底丝语——但主要是欧洲的。他们不是从种族和人种学意义上讲的闪族人，根据这一点，居住在肥沃的新月形地带的人也不是纯粹的闪族；但是他们发展了一种文化，一种共同语言，就是阿拉伯语。他们一度讲过亚拉姆语或叙利亚语；在叙利亚有几个角落，他们现在还说亚拉姆语或叙利亚语，就是基督使用的语言。附带说一句，基督并不讲希伯来语。也许这就是犹太人当时不承认他的理由。他说的是亚拉姆语。

144. 特科阿先生谈到第七世纪，谈到这个地方当时不是阿拉伯的，当然它不是阿拉伯的。可是，它是闪族的，那些人接受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主义。我曾一再告诉他，许多接受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的人毫无疑问是犹太人。那样，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同那些原先是犹太人的战士战斗。但是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再说一遍，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东欧和中欧。这是一场欧洲人对中东腹地的入侵。它是一场冲突，是欧洲与中东之间的另一场冲突。昨天，我提到发生在基督教化了的欧洲人之间的冲突——因为，你们知道，他们绝大多数是被来自黎巴嫩海岸的圣奥古斯丁所基督教化了。圣奥古斯丁住在突尼斯。他到了英格兰，当时在英格兰和法兰西的人，我不愿称他们为化外人，可是他们是异教徒。于是，他们认为既然他们已经变成基督徒，他们就对巴勒斯坦有了权利；他们的大队人马进军侵入圣地，屠杀巴勒斯坦的人民。但是，我说过，他们已被历史的风暴扫走了。我们得把事实弄清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诞生于欧洲，在欧洲得到培育发展，并从欧洲被强加到我们这个地区。它是新殖民主义。如果这不是新殖民主义，那么，按照联合国这里对这个词的法，我倒要知道什么才叫新殖民主义。

145. 我们的同行特科阿先生曾列举某些统计数字。他说，一八四四年在耶路撒冷大致有七千犹太人，五千伊斯兰教徒和三千基督教徒。但是他们属于什么民族呢？那些犹太人确实是闪族犹太人。他们是这个

地区的犹太人。他们是真正的闪族人。他们不是欧洲人、哈札尔人。很可能他们中间有零星的一些人，为宗教感情所驱使，选择了巴勒斯坦。我们知道在十九世纪许多犹太人去那里生活是出于宗教感情，他们不是在一种政治旗帜下这样做的。昨天我提到，英国蒙特菲奥尔家族之一，出于慈善心，在一八五八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建立了一个区，后来被称为犹太人区。但是，这并没有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就是那些多少世纪以来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变为欧洲人。

146. 我也必须纠正我的以色列同行所作其他歪曲事实的发言，因为我相信他迄今尚未了解这个地区人民的民族精神。他以欧洲人最优秀的传统来谈论生活水平。这使我想起殖民地时代所谓白种人的责任的问题。那些去开化非洲和亚洲的欧洲人，他们这样做是肩负着所谓白种人的责任。也许一些亚洲人和非洲人受了骗，可是他们是去剥削非洲和亚洲的。如果我们按照生活水平来衡量，每一个享有较高生活水平的国家就应当去侵略另一个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了。我原以为这些尺码早已被忘掉，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就是这些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却正在使它们重新流行起来。他们举例说：“那些熟练工人过去拿二十三美元，现在他们拿到一百二十九美元了。”

147. 我再回过来说十字军问题。在十字军已经留驻了一百余年后，他们试图用小麦来收买人民。小麦是生命之粮。当时人们用钱买东西不象以物易物交换来得多。我们这个地方有这样一句格言流传着：“宁愿饮泪自足，不要被十字军的金黄色小麦所诱惑。”这就是今天正在发生的情况。我们不要欧洲的技能或工业技术强加给我们。我们正在向世界各地派送我们的青年。就在美国和加拿大，我们就有一万二千名学生；他们学习工业技术。我不清楚是否这么多的技术会使世界更幸福些。这些学生回国去发展他们自己的国家。同样地，殖民主义者去的时候，带去了文明，带去了洗澡盆。他昨天还提到厕所。他们带去了盥洗用具，盆子等等所有这类的东西。我们有我们自己方式的澡堂子，公共的和私人的。我们不需要他们那种澡堂。他说，约旦人和阿拉伯人过着污秽肮脏的生活。我愿提醒我的以色列同行一节圣经：人不应过于

为粉饰的坟墓所诱惑。它们外面是白色的，里面却是腐臭的。要紧的是你里面的东西。所有阿拉伯的香料也清除不了灵魂的臭气。

148. 我不想替我的苏联同行作答。特科阿先生试图注入一些政治来挑动西方世界，好象一切坏事都来自苏联。苏联正在打着自己的算盘。它是一个大国。它找到了插足中东的机会。我不要谈论这个问题。那是他们的事情。昨天我告诉你谁在那里为苏联铺平了道路。我在成功湖留心观察过这把戏，一局强权政治的把戏。正是已故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劝告杜鲁门先生不要急于分治巴勒斯坦，因为根据五角大楼专家们的意见，这会带来麻烦。国务院的专家们跟杜鲁门先生讲了同样的话。看看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麻烦。那就是以色列建立的由来。要是不使你为难的话，我愿出示我在一九四七年从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用金钱收买的人们那里所收到的文件和信件。有一位拉丁美洲的大使，当他回国时他妻子带了一件皮大衣回去。我认为战争是不择手段的，但那是战前的情形，甚至是分治巴勒斯坦之前的情况。

149. 我的同行曾经在这里谈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我倒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和平？是一种专断的、强加的和平吗？如果是公正的和平，让我们关心到巴勒斯坦人民的热望。他把我在这里的有些兄弟描绘成为从事犯罪行为的，反对他们出席这个会议，并说他们擅取充当审判官的权利。假若还有什么用词比这些更加伤人、更加讽刺、更加挖苦的话，我倒想要知道更坏会坏到什么样子。

150. 他谈到在埃及的示威游行。他忘记提及近来在世界各地的学生示威游行。这是时代的征兆。不顾具体背景，把事物孤立起来谈，借以支持他把犹太复国主义者说成是巴勒斯坦主人的论据，至少说，实在是幼稚愚蠢的。

151. 但是，当他称呼“我们的阿拉伯表亲”时，我受到一点鼓舞。固然，我一向总是说，这个地区的犹太人本来是我们的兄弟；他们不是我们的表亲。现在听到以色列人把他们自己当作我们的表亲，是令人鼓舞的。但是，他们对待这些在圣地和耶路撒冷的表亲是多么好！

152. 我们的以色列同行接着又说，耶路撒冷曾经有过一次犹太人的集中。他根据大英百科全书，引用了十八、十九世纪的某些数字，来证明在耶路撒冷有更多信奉犹太教的居民，而没有考虑到当时他们的种族出身或他们的民族成分。如果以此为据，我想纽约市应称为犹太人城市，并且应该选一位犹太人当市长。无论如何，我曾听说，他们这里有二十名犹太籍的高级地方长官。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我知道纽约市的犹太人比在以色列的还要多。有二十万犹太人移居到了以色列，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返回美国或到世界其他各地去了，在那里紧张少一些，机会多一些。如果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就应该宣布纽约市为美国的第五十一州。但是，我想人们会笑我们的。犹太人自己也不愿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是美国的好公民，在这儿事业兴盛。正如我在上次会议中说过，对他们来说，这里是上帝应许的美地，不是耶路撒冷；否则他们早已到耶路撒冷去了。多少人已从美国到耶路撒冷去了呢？这一事实可以向你说明，大多数犹太人是聪明的，他们清楚面包的哪一面抹了黄油，也清楚什么地方他们能够过着满意的好日子。

153. 但是，本-古里安先生和他的继任者，不管全世界喜欢与否，仍然希望他们成为以色列公民；这就是他们对苏联的抱怨。他们要苏联给予二百五十万犹太人以名誉公民权，即以以色列名誉公民权。当然，苏联不准备这样做。要是愿意的话，它早就已经签发两种护照，一种是苏联护照，另一种是以色列护照。一个人保持双重国籍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国籍包含着一个人对他的出生国或被选择为祖国的国家的效忠。

154. 后来特科阿先生提到对耶路撒冷阿拉伯居民的补偿问题。假定他们不愿意接受补偿，该怎么办呢？如果他们舍不得离开自己祖先的土地又怎样呢？这里我要提醒他一段发生在埃及的有名的小故事，他今天恶意诽谤的小故事。埃及被征服了，接着被阿拉伯化了，名将阿姆尔·本·阿勒阿斯要在埃及盖一座清真寺。埃及当时不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它是后来被阿拉伯化了并变成了穆斯林的。有一个犹太人，拥有一块土地的一角。他对那块地极为心爱，不愿将它出售。那个犹太人是一个真正的闪族人，正象现在巴勒

斯坦人对自己土地的依恋一样。因此，阿 姆 尔·本·阿勒阿斯说：“试试给他一些补偿。”他们试图补偿他。但他拒不接受任何代价。他确实对于自从在巴勒斯坦遭到七年饥荒期间犹太人进入埃及以来他祖先曾经居住过的土地，感到依依不舍。好几千年来，他的祖先曾住在那里。阿 姆 尔·本·阿勒阿斯是个军人，于是下令说：“毁掉那所房子。”房子被毁了。这个犹太人问道：“阿 姆 尔·本·阿勒阿斯听从谁的命令？”他们说：“哈里发。”他问：“哈里发在哪里？”他们说：“哈里发在麦加。”那个犹太人是一个非常倔强的犹太人。他就出发作此旅行。在当时，旅行到麦加是相当困难的。他要求哈里发接见他。他说：“我在什么地方能见到哈里发？”他们告诉他哈里发正在城外墓地上祷告。他跑到墓地，遇见一个阿拉伯牧民，一个阿拉伯守卫员。他问他，“哈里发在哪里？”这个守卫员回答说：“我就是哈里发。”他说，“你？”“是的，我就是哈里发，一个平凡的牧民。你有什么事情？”他说：“我是个犹太人。”然后他告诉他在埃及所发生的事情。根据那段故事的说法，地上有块动物的肩胛骨，也许是羊的。他就上面涂写了几个字，告诉那个犹太人把它拿给那位将军，埃及的征服者，并且说他相信他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处理。在这以前，阿 姆 尔·本·阿勒阿斯曾到过波斯。波斯人具有好几世纪的文明。波斯国的国王是基斯拉·安尼沙尔万，欧洲人称呼他基斯罗克斯。当然，阿拉伯人是从沙漠地带来的，因此他们醉心于在波斯所看到的东 西。有一所出名的宫殿叫伊万。从建筑艺术角度来说，这是一所盖得最匀称、最美丽的宫殿。但是宫殿的一角却是圆形的。这些好奇的阿拉伯游客，阿 姆 尔·本·阿勒阿斯同哈里发，问道：“为什么这个角是圆形的呢？”他们回答说：“因为从前有一幢房子，它的主人不愿把它出售，最后波斯国王命令把这所房子给他保留下来，并叫建筑师把宫殿的那一角造成圆形，以免侵占别人的财产。”我们再回到那块肩胛骨。来自埃及的那个犹太人自怨运气不好，悔不该跑到麦加来，结果只得到一块上面涂着一些东 西而又不晓得什么意思的骨头。原来所写的这一切就是关于他们在波斯所见到的：“哦！阿 姆 尔，由我们把伊斯兰教带去的这个异教波斯国的基斯拉，比我们更为公正吗？”这位将军不禁泪下，知道他对那个犹太人做了错事。那就是阿拉伯的传统。

155. 但是，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看到几间几个世纪以来被闪族人，他们原先可能就是犹太人——可能被伊斯兰教化或阿拉伯化了——所使用的房屋，你们就把它们毁掉。因为你们来自欧洲，你们是追求实利的。听说下一桩事便是你们要在圣墓附近盖一座喜尔登饭店或洲际大旅馆。我们宁愿保留圣地古色古香的历史遗迹。

156. 我在一九二五年曾到耶路撒冷去朝圣，那是四十四年前的事了。我们是怀着对圣城的崇敬心情去的。我们尊敬那里的每一块园石。我们不愿圣城有柏油马路。在这里西方和美国，他们购买华盛顿曾经睡过，或者欧洲一个什么人住过天把的木棚房，他们尊敬这些木头小房子。对我们来说，耶路撒冷是圣地，是圣城。你们把它拆毁，把人撵走。你们这些信奉犹太教的欧洲哈札尔人，按照摩西的律法和圣经中以赛亚和弥迦以及约伯的教导，你们本应该怀有更多敬畏上帝的心。你们的先知就是我们的先知，但是你们是欧洲人。看来宗教并没有能够感动你们的心。否则你们欧洲人五十年内不会从事那场大屠杀了，互相残杀，基督徒之间互相残杀。你们为什么不杀害我们呢？这个宗教只不过是一个为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动因而已。你知道，西方国家由于人口压力，正在增加税收。只有富人知道怎样使用钻空子手段，但是他们不可能使用这种手段太长了，这些正在剥削人民的亿万富翁们。因此，巴勒斯坦成为剥削整个西亚的歌脚地方。

157. 你是个俗人。我只对那些在以色列为真正宗教感情所激发的人，感到可惜，可是你是个俗人。你是经济观点的；你谈统计数字，你谈工业技术，谈摩天大楼，谈洗澡盆，你谈各种各样的现代设备。

158. 我们要为所有三个宗教把耶路撒冷保持圣洁。只有巴勒斯坦的土生土长的人才对耶路撒冷和整个巴勒斯坦有所有权。对这些歪曲，不能置之不理。你讲预算，你总是讲钱。记住，我们不只靠面包活着。

159. 在安理会中，我们是否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呢？我相信形势越来越危险。伊斯兰教日益意识到，耶路撒冷对它的六亿信徒，正象对三百万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同样的神圣。历史的磨子慢慢地磨着，但却是持久不变地在磨着。不

要以为，象我这类的人，现在和将来，将会高兴看到人们，不问他们的宗教或种族出身，为今天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牺牲。我们这些对联合国负有责任的人——我们全都对联合国负有责任——对每一条生命的损失都感到悲痛。

160. 我们听到我们的同行外交家们对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要掂掂分量，加以推敲，唯恐有人把他们发言中的片言只语当作是有明确含意的。我不愿提出他们的姓名，但是他们在辩论中出了新的漏洞，人们细心阅读了他们所写的东西，就可以看出他们企图从什么地方走出我们今天所陷入的死胡同。

161. 苏联正在帮助阿拉伯人，因为原先是西方国家把新殖民主义带进我们中间来的。当然，它完全不是为了阿拉伯人眼睛长得美而这样做的。苏联是个大国，也象其他大国一样，是在为其本身利益服务。但是谁将受到损失？正如我们阿拉伯的说法，风与海发生一场大搏斗；换句话说，出现一场大风暴。可是，谁付出了代价呢？在小船里的水手。以色列在那条小船里；我们在那条小船里。由于强权政治和大国之间的冲突，你一不小心，小船就会沉没。我们将在这个地区沉没，但不必担心，自会有一些闪族人生存下去的。

162. 十六世纪从巴西迁来美国居住的塞法尔底犹太人，是十五世纪在哥伦布之后，离开西班牙到累西腓去的。他们是在美国的兄弟。我认识他们的家庭。他们是犹太人。但我认为，不会有很多来自中欧的阿什克纳兹人改宗的犹太人，今天还能存在下去。如果他们能存在下去，其他一些阿拉伯的闪族人，将会照顾他们，因为毕竟他们是人；按照我们的传统，撇开各处自发的一些过激行动不谈，我们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的信仰而苛待他。犹太人在我们中间兴旺起来的。

163. 你提起大英百科全书。去查一查麦蒙尼德斯。去读一读关于一个信奉犹太教的阿拉伯人，他是一个最宽大为怀的人。去读一下关于大拉比前往犹太会堂时，巴格达的哈里发是怎样派遣他的仪仗队来陪同他的。去读一下在奥斯曼帝国时代，你们是怎样受到宽待的——不是你，而是那些信奉犹太教的人。

164. 我们是亚洲人，我们经历过深重的患难。我们曾经同许多不同种族的人杂居。我们的传统，我们在那个地区的痛苦和患难，曾经使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他们是这个地区的先知，也是我们全体共同的首知。他们全都属于一神教，崇拜同一个上帝。但是我希望你们欧洲人将吸取一个新的教训，那就是，你们不要继续为剥削你们的人类同胞，不管他们在亚洲还是非洲，自圆其说。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总是你们的兄弟。这与我们的肤色无关。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安理会要抛弃老一套，除了商讨之外，要干出一些事情来。当然，这意味着，那些在我们各自国家中的政治家或搞政治的人必须对这件事采取更加认真的态度，以便使和平最终取得胜利。

165. 最后，我必须说，我代表一个把耶路撒冷看作同麦加和麦地那同等重要的国家。我从每年涌入我国的朝圣者中了解到这一点。费萨尔国王陛下，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曾多次说过，伊斯兰教决不容许耶路撒冷的事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伊斯兰教也许现在不可能作什么，但是只要伊斯兰教活在六亿人们的心中，希望就永远不会熄灭，从长远来看，即使会有更多的患难痛苦，和平最后必将统治巴勒斯坦圣地。

166. **扎哈罗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特科阿先生那套宣传性的花言巧语这样明显地不严肃而且荒唐，根本就不值一驳。在联合国圈子里的人看来，与其说特科阿先生是一位常驻代表，倒不如说他是一个经常歪曲事实和真理的人，这不是没有理由的。特科阿先生今天引用了马立克大使的话，而马立克大使的话所指的恰恰就是他——这个来自以色列的经常歪曲事实的人。也恰恰就是针对这位以色列代表，马立克大使特地，谎言和诽谤从未给任何人带来过任何光采。

167. 听到特科阿先生的发言，对于以色列代表对待安全理事会，对待理事国和联合国会员国的意见的不负责任和挑衅作风，以及他对待中东冲突解决办法这个问题的态度，我们只能表示惊讶。特科阿先生挑战式的发言没有迹象表明以色列愿意选择一条与安全理事会合作并遵守其决定的途径。我们既未从以色列代表那里听到任何发言说到他的政府愿意贯彻安理

会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决定，我们也未从以色列政府那里听到任何明确的声明，表示愿意把以人所共知的安全理事会决议为依据的政治解决中东问题办法付诸实施。相反，以色列统治集团所有的行动和言论，包括今天特科阿先生在这里所引用的他的总理最近的讲话，表明以色列统治集团依然不顾安全理事会要求和平解决、要求以色列军队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的决议，并继续推行扩张和吞并政策。以色列的极端分子阻碍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究竟希望从中得到些什么？时间无情地同侵略者作对。侵略者的主要目标，削弱阿拉伯国家，是没有也不可能得逞的。阿拉伯国家代表的呼声，昨天和今天响彻了安全理事会，再次表明阿拉伯人民坚决为彻底肃清以色列侵略的后果而继续斗争。

168.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场斗争中，已经对阿拉伯国家给予援助，并将继续给予援助。越南人民有一句名谚，值得以色列侵略者好好考虑。这句名谚说：“握刀夺刀者必自伤。”现在该是以色列领导人明白的时候了，正象过去两年里中东事件的全过程所表明的那样，只有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他们的军队并完全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定，那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才能确立。那才是以色列代表所应该经常考虑的，而不是在安全理事会上对坚决主张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谋求和平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苏联进行诽谤。

169. 象过去那样，特科阿先生今天再次扬言以色列侵略者给阿拉伯居民和耶路撒冷带来了繁荣。他列举了一些有关对被赶出家园的人们的赔偿数字，但是，正如美国代表在这里发言时所正确地追述的那样，以色列是东耶路撒冷的占领者，作为这样的身分——也就是作为占领者——它没有任何权利在被占领区实行它的那套做法。

170. **洛佩斯先生(巴拉圭)**：主席先生，在我们快要结束今天的会议时，请允许我，略为提一下另一件事。承蒙代表们包括四位常任理事国代表的好意，在这次会议上提到我六月份履行安理会主席职务时所做的工作，要是我不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那我自己应尽的本分就未免太疏忽了。我体会到大家的发言对我赞扬备至，因此难免是过奖了；但我可不能忘记，要是从别人所持的看法中可以认识一个人的话，那么，今天讲到我的各位代表对我至少是从最好愿望出发而做的工作所表示的赞赏，犹如赐给我一份非常宝贵的礼物，确实使我感到非常荣幸。谢谢他们，也谢谢你，主席先生。

171. **主席**：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如果目前没有代表要求发言，我将宣布休会。根据同安全理事会代表们协商的结果，下次会议定于明天下午三时举行。

下午七时三十五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